



詹娘舍的生死见证

（报告文学）

乔林生 冉启培

2009年6月的一天，我们在亚东烈士陵园看到了3块并排矗立的墓碑，他们是：“靖磊磊烈士之墓”、“王鑫烈士之墓”和“于辉烈士之墓”。

他们，一个23岁，一个26岁，一个年仅17岁，多么年轻的生命，年轻得让人心痛。此刻，他们静静地长眠在雪山之间，他乡之隅。

他们生前驻守在海拔4662米的詹娘舍哨所。詹娘舍之名从藏语音译而来，即陡峭的意思。它不但是一个风口，更是一个每年有7个月封山期的高寒山地，几乎寸草不生，整个山峰全是巨大坚硬的砾石。詹娘舍哨所四周全是85度坡度的悬崖峭壁，在半空中用钢筋水泥撑起的高脚屋上，一间宿舍10平方米；一间储藏室兼厨房不足10平方米，周围是一圈起保护作用铁栅栏。宿舍里通铺占据了一半还多的位置，背包和武器挂在墙上，背水背雪用的迷彩包放在墙角，书籍、洗漱用具、碗筷等日用品放在窗台上，其它物品统统塞在床底下。这么个只能转身身的地方，能生活下去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更不用说战士们还要站岗、训练、巡逻。人们说，詹娘舍是一种境界。

哨所的“武术之星”

靖磊磊是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人，那可是个出英烈、出义士的不凡之地。

初中毕业，他进了台儿庄武术学校，5年练下一身好武艺，身上一疙瘩一疙瘩全是肌肉。后来他到上海给人家当武术教练，每月能挣3000元。因为心中始终有一个当兵的情结，毅然辞职回乡报名应征。

靖磊磊刚到詹娘舍那天，一同上来的战友都已躺在床上直杠杠地躺下了，他一个人上岗亭，一声“老兵好！”，便甩开膀子对着那两个正在观察他的一举一动的邻国士兵练起了长拳。对方“哈喽哈喽！OKOK！”，他看都没看他们一眼，拳头呼呼生风。

两个值勤的战士相互使着眼色说：新兵蛋子，屁都不懂，敢在这上面练拳，怕是不晓得詹娘舍的厉害哟！折腾一番回到屋里，靖磊磊果然感到一阵头昏眼花，汗水顺着脸颊和脊背往下流，心脏开始剧烈地跳动，四肢发酸发软，像大病了一场。

但他很快就扛过了高原反应期。战士们去则里拉背菜，别人背一袋菜，他一个人背两袋菜；到山下水凹地背雪，他不是多装一些就是多跑两趟；站岗时，一早一晚总要比别人站的时间长。他还有一项响亮的绰号：“武术之星”。因为每到连部参加集体活动，他都逃不掉要给大家表演一段武术，这还成了一个保留节目。

后来，靖磊磊担任詹娘舍哨所班长。班长是军中之母，特别在这样一个地方，更是啥事都得操心。有战友想考军校，他托同学从山东寄来复习资料；有战友萌生离队的念头，他苦口婆心劝导；看不到绿色心情烦躁，他又带着大家在哨所旁开垦了一块10平方米的地，虽然因缺氧长出来的菜又细又黄像豆芽，但战士们十分高兴，这毕竟象征着生命和希望。靖磊磊挺有本事，能把枯燥的政治学习教育搞得生动活泼。2006年底的一天，大家开主题教育讨论会，不知不觉就谈到了年纪轻轻整天呆在哨所消耗时光这个问题，个别战士多少存在一些消极情绪和牢骚。

靖磊磊灵机一动，顺势引导说：我们何不围绕“美好年华戍边卫国值不值”这个话题开展一场辩论赛，让大家各抒己见，辨明是非？经过辩论赛，战友们认为用自己的大好年华来戍边卫国是值得的。

在哨所的日子里，靖磊磊除了组织执勤学习训练以及吃喝拉撒睡之外，他最喜欢做的事一是看书，二是用MP3唱卡拉OK。靖磊磊最爱唱的一首歌就是《什么也不说》，歌中唱到：“什么也不说，祖国知道我……”

“不回詹娘舍，我对不起战友们”

王鑫是个城市兵。母亲在一个医疗单位工作，受其影响，王鑫从小就想当一名医生。初中毕业后，他在昆明骨伤专科学校读了3年。开始征兵了。母亲对儿子说：我要是个男同志的话，我就去当兵，部队特别能出息人。王鑫听了妈妈的话开始默不作声，最后说：妈妈，既然你有这个心愿，那我这个当儿子的就替你当去一回兵吧。

一路风尘仆仆到亚东。分到五连那天，冰天雪地，王鑫倍感失落，心情郁闷。他问指导员：现在能不能换一个单位？指导员告诉他，这地方是五连连部，海拔3980米，连队还有好几个边防点，海拔全在4300米以上，条件比这里艰苦多了。你如果害怕，根本就不应该来西藏当兵。

王鑫一听，情绪坏到了极点。整整一个星期，不想出操，更不想训练。指导员找他谈心：“你来当兵有什么

詹娘舍，是西藏军区一个边防哨所。两年前，那里发生

了雪崩，3名战士以自己年轻的生命铸就了永恒的雕像。

詹娘舍的生死见证

（报告文学）

乔林生 冉启培

目的？”“想成为一名军医”，王鑫答道。指导员说能有这样的想法很好啊！王鑫说真没想到这么苦。指导员语重心长地对他讲：“年轻人吃点苦怕什么？我也是这么过来的，时间长了，你会明白，吃这样的苦，是值得的。”

以后的时间里，指导员有意无意地给王鑫讲述队以前的英雄事迹，又让那些曾经在则里拉等阵地、詹娘舍哨所驻守的老兵，班长站到台上去，给新兵们讲他们适应哨所工作生活的亲身经历。

慢慢地，王鑫的思想通了，工作抢着干，特别是搞温室大棚时，他主动要求挑大粪，夜里站岗，他也按时接班。上詹娘舍哨所，也是他自己坚决要求去的。

这年年底，王鑫被评为优秀士兵。

不久，组织上根据王鑫的特长调他到团卫生队学习了半年。毕业那天，团军务股来了一个参谋，说你们这些卫生员不一定都回到原单位去，根据需要统一分配。王鑫听罢便急了：首长，我一定要回到詹娘舍去，不回詹娘舍哨所，我宁可不当卫生员。参谋不解。王鑫又说：“不回詹娘舍，我对不起哨所的战友们”。

王鑫回来了，还背回来一大箱子药品。

新兵们说王老兵回来了，高兴地说：以后他们站岗训练背水背雪不怕受伤了。

白娃娃变成了男子汉

2006年2月，于辉等新战士被分到了五连。分班时，他那一张白白嫩嫩的娃娃脸引起了指导员的注意。人常说“徽县的大米兰州的瓜，天水出的白娃娃。”难怪他皮肤那么好！指导员问：你为何来西藏当兵？他回答说主要是想到边防部队磨炼和摔打自己，多一分人生经历和人生经验。

这批新兵开始训练后，于辉总是给自己加压，有意挑战自我，别人跑5公里，他跑6公里，别人下蹲100次，他下蹲150次。每晚熄灯后，他还汗流浹背地做着仰卧起坐和俯卧撑。

6月中旬，山上山下人员换防。于辉向党支部递交了上詹娘舍哨所的申请书。其中有一句语言之苗苗：“不上詹娘舍就不是好兵，就不是真正的男子汉。”

刚上詹娘舍，他见什么都新鲜，活蹦乱跳的。到了晚上，于辉心跳得咚咚作响，睡不着。

早上醒来，于辉依然感到头重脚轻，但还是强忍着不适起床了。太阳正在慢慢升起，于辉不经意间朝岗亭望了一眼，高大英武的战友正持枪挺立在哨位上；旁边是用空罐头盒镶嵌成的一排红色大字：人在哨所在，誓与哨所共存亡；仰头望，蓝天白云仿佛紧挨着头皮，刹那间，于辉又听见了自己的心跳，那是因自豪而产生的一种眩晕感。

在詹娘舍哨所，于辉还真把大家感动了。那么小的个子，也就七八十斤的体重，做什么事干什么活都往前冲，一点不比别人差。

每一个新上詹娘舍的士兵，除了在第一时间适应高山反应，在第一时间熟悉阵地、哨位、军械及周围地形地貌、气候环境情况外，必须在短时间内学会做饭。做饭如同一门军事技能，非掌握不可。

第一次做饭，他先和面、揉面，很快把馒头蒸上了。此时他并不知道，在高海拔的詹娘舍，缺氧加上天气凉，是蒸不好馒头的。

到点开饭，于辉就把馒头和炖白菜端了出来。大家一看蔫柿子一般大小的黄馒头，忍不住发笑。于辉说先别忙，还有菜呢！他兴致勃勃地端出凉拌拌好的海带和炸花生米。等于辉把一盆酸菜粉丝汤端出来时，才发现大家都没动筷子，在等着他。

班长首先抓起一个馒头咬了一大口，说好吃，想不还有馒头吃。说边防军人嘛，就得吃军用馒头，于辉，从今天起，你算是咱詹娘舍真正的一员了。

3个月一晃而过，这天是于辉的生日。想着这是新战士在哨所过的第一个生日，早上一起床，一个战友就把电话拿给于辉，让他给家里打电话。早餐时，战友们给小寿星下了一碗面，煮了两个鸡蛋；晚上又加了四个菜，用面粉自制了一个蛋糕，大家还一起动情地唱起了祝你生日快乐的歌，于辉感动地说这是 he 一生中永远难忘的一个生日。

面对死亡，他们选择留下

2007年的春节到了。除夕，战友们一齐动手，提前做好了年夜饭：腊肉炒洋葱、拌海带、炸花生米；午餐肉、猪肉罐头、水果罐头，一共凑了十来个菜。大家心思不在吃饭上，就等着看“春晚”呢！

哨所风大，电视信号时断时续，凑凑合合看完了节目。班长让每个人都给家里打电话拜年。大家依次和家人通了电话。最后，班长靖磊磊才在电话里深情地向父母拜年，让他们不用担心，然后与女友互相说了几句贴心话。他俩是2005年春节时正式订的婚。山东枣庄有个习俗，准媳妇要到未婚夫家过年。

一旁的战友们央求班长：能不能让我们跟美丽的嫂子说句话？我们欣赏过她的照片，还没听过她的声音呢！于是，他们一齐对着电话喊：嫂子好！给你拜年了！祝你永远年轻漂亮！

喊完，大家笑成一团，倒在床上。谁也不会想到，伴随着欢笑，灾难渐渐地向他们逼近。

从大年初一开始，詹娘舍没完没了地下雪，积雪最深的地方有好几米。直到3月2日这一天，雪，依旧纷纷扬扬地落下，似乎要吞噬一切。

这一周是于辉值班，他早上第一个起床，做好饭后，看战友们还没起来，就拿工具到屋子外面的道上扫

副刊

“喳喳！喳喳！喳喳喳！”这是喜鹊的叫声吗？是喜鹊。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似乎对喜鹊的叫声也渐渐生疏了。

不过，在东阿的地界上，视野之内必能看到喜鹊。这里果真是喜鹊的世界啊！村舍旁，麦场上，天空中，林子里，水渠边……到处都是喜鹊的身影。东阿人生活的每天都有喜鹊和喜鹊的叫声相伴，甚至在梦中。

2005年，东阿县被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命名为“中国喜鹊之乡”。据县林业局局长杜吉利介绍，东阿现有喜鹊20余万只。一说到喜鹊，他的脸上就挂满喜悦。那是他心尖尖的鸟啊！

在民间，喜鹊象征着好运和吉祥。俗话说：“喜鹊叫喳喳，喜事来到家”。喜鹊叫时翘头，同时尾巴也随着叫声上下翘动。它的尾巴坚挺而灵巧，就好像木偶戏中有人在尾巴下面扯着线一拽一拽似的，甚是有趣。喜鹊是杂食性鸟类，食大量害虫，如蝗虫、白蛾、金龟甲、蛱蝶、地老虎、蝉和螳象等。灰喜鹊，更是松毛虫的天敌。

林子多了是好事，也是难事。光是虫害就令林业部门的人头疼了，尤其是美国白蛾。虫害严重时，树林从绿到黄，从黄到红，像被大火烤过一样，

成片枯干，遍野焦枯，被称为“不冒烟的火灾”。人工捉，喷药打，甚至出动飞机喷洒农药，也无济于事。全国每年虫害给森林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600多亿元。近年来，在外地杨树虫害大面积发生的情况下，东阿县的杨树却安然无恙。什么原因呢？喜鹊的功劳。一只喜鹊一年能吃掉1500多条害虫，可控制50至100亩的林子免遭虫害。喜鹊，是十足的森林卫士呢！

鸟巢是东阿林子里一道别致的风景。据调查，1998年之前，鸟巢少得可怜，2002年，平均每平方公里有鸟巢5个，到2005年，每平方公里有鸟巢25个，鸟巢总数至少在2万个以上。近年，招鸟工程也取得了显著效果。人工悬挂的2万余个鸟巢，鸟入住率达到36%以上。2006年，东阿县政府发布禁令：“凡有鸟巢的树，禁伐。”

鸟巢是东阿林子里一道别致的风景。据调查，1998年之前，鸟巢少得可怜，2002年，平均每平方公里有鸟巢5个，到2005年，每平方公里有鸟巢25个，鸟巢总数至少在2万个以上。近年，招鸟工程也取得了显著效果。人工悬挂的2万余个鸟巢，鸟入住率达到36%以上。2006年，东阿县政府发布禁令：“凡有鸟巢的树，禁伐。”

一只，一只，又一只——三五只，八九只。喜鹊时而在田野的上空飞来飞去，拦截蚊虫，时而栖在枝头张望一会儿，随即飞起，飞越黄河，飞越大堤，向另一个地方飞去。它们引领着我的视线，忽高忽低，忽远忽近，仿佛我的心也随着它们飞翔的身姿，在天空中上下起伏。

王鑫是东阿林子里一道别致的风景。据调查，1998年之前，鸟巢少得可怜，2002年，平均每平方公里有鸟巢5个，到2005年，每平方公里有鸟巢25个，鸟巢总数至少在2万个以上。近年，招鸟工程也取得了显著效果。人工悬挂的2万余个鸟巢，鸟入住率达到36%以上。2006年，东阿县政府发布禁令：“凡有鸟巢的树，禁伐。”

一个战友在前，靖磊磊架着于辉，王鑫紧跟其后。其他战友跟在王鑫后面5米远的地方“断后”。间隔开5米，是防止前面一旦有人滑倒把后面的人再撞下山去。就在差不多有100多米距离就到哨所时，一个战友发现头顶上方积雪覆盖一条巨大的弧线。“雪崩”——话音刚落，突然轰隆轰隆，7个战士瞬时随着雪崩的垮塌向下翻滚……

靖磊磊最先醒来，他大声问：哪几个还能走？

有5个战友说还能走。这时候，于辉还在雪地上躺着，双眼紧闭，但还能说话，他说他的手脚可能断了。靖磊磊扶起于辉，见他伤势不轻，果断地让能走的先走，并向上级报告，他留下照顾于辉。

王鑫也要留下，还有一个情况，我还可以处理。

靖磊磊想了想说这样也好。另外几个战友也说无论发生什么应该大家一起承担。靖磊磊一听很生气，说现在不是承担不不承担的问题，关键是要有人能顺利走出去报信。几个战友仍不肯走。又经过短暂商量，大家决定还是一齐走。

走着走着不觉拉开了距离。靖磊磊在后面面向前面的战友喊：你们快些走吧，不用等我们了。

那几个战友回头望去，只见靖磊磊和于辉疲惫地坐在雪地上。靖磊磊鼓励于辉说：以后我们还要在哨所上一起生活、站岗巡逻呢，你一定要坚持住。

隐隐听见于辉说，好，班长，我听你的，我不怕。

他们想返回接应，靖磊磊瞪着眼睛吼：叫你们快走就是不听，还问我是不是班长！

此刻的靖磊磊，不可能没有意识到处境的危险。但是，他不会让大家都来承担这天大的风险，更不会把身负重伤的战友独自丢在冰天雪地里。磊磊啊，你年纪轻轻，却用自己决绝而高尚的行动，将同生死、共患难这六个金子一样闪光的字眼诠释到了极致。

那几个战友继续艰难并小心翼翼地走了。虽然雪崩的声音带着一种莫名的恐惧还在耳边回响，但他们最终走出了死亡地带。

永恒的雕像

一个战友从昏迷中醒来时，发现右下方200米处的灯光，他兴奋地站了起来：那不正是茶水电站吗？！他什么也不顾了，站起来飞跑过去。

都凌晨1点多了，谁会来敲门？电话班长边穿衣边想，肯定有人遇上什么麻烦了。忙问：谁？

“我是詹娘舍的兵。”

他打开门的瞬间，惊呆了：那是一个满是血迹的脸和肿大的头。

詹娘舍发生雪崩了！

战士的生命牵动着团首长的心，他们立即组织数十名官兵，天天出动搜寻。

3月6日一早，一个搜救分队从茶水电站出发，展开他们的第五次搜救行动。他们到达了此前曾经攀登过的山峰。下上山脊，有一块平台，依稀看见远处积雪被风刮开处有一个物体。用望远镜观察，像是一个人。

赶快靠近！连长拨开在前面开道的战士。接近目标时，大家看到了一个雪塑的人——一位战友已经长眠于雪山蓝天之间了。因战友的遗体长时间冻结，已无法辨认出他是谁。

这块平台面向山，一面是悬崖，一面是悬崖。他们又发现，距于辉遗体5米处的地方有两道划痕，一直通向悬崖，落差接近150米。

两天后，3支救援队费尽周折，终于在于辉牺牲地前方的悬崖下找到了靖磊磊、王鑫的遗体。靖磊磊遗体仰躺着，左手扶着腰，王鑫在一块大石头旁侧卧着，右手扶着胸。

没有人能够描述詹娘舍3烈士最后时刻的悲伤和壮烈。

雪山无情。雪山无言。

他们——在一次雪崩中，在一片苍茫冰冷的雪地里，义无反顾地将青春和热血抛洒在雪山之巅，抛洒在祖国的边境线上。

风依然会吹，雪依然会飘，黑夜白昼依然会更迭交替，寒冬之后，秃树还会发芽，杜鹃还会开花。他们将美好的期待诗一般的留给我们，让我们去细细琢磨、慢慢品味、久久感动。

“喳喳！喳喳！喳喳喳！”这是喜鹊的叫声吗？是喜鹊。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似乎对喜鹊的叫声也渐渐生疏了。

不过，在东阿的地界上，视野之内必能看到喜鹊。这里果真是喜鹊的世界啊！村舍旁，麦场上，天空中，林子里，水渠边……到处都是喜鹊的身影。东阿人生活的每天都有喜鹊和喜鹊的叫声相伴，甚至在梦中。

2005年，东阿县被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命名为“中国喜鹊之乡”。据县林业局局长杜吉利介绍，东阿现有喜鹊20余万只。一说到喜鹊，他的脸上就挂满喜悦。那是他心尖尖的鸟啊！

在民间，喜鹊象征着好运和吉祥。俗话说：“喜鹊叫喳喳，喜事来到家”。喜鹊叫时翘头，同时尾巴也随着叫声上下翘动。它的尾巴坚挺而灵巧，就好像木偶戏中有人在尾巴下面扯着线一拽一拽似的，甚是有趣。喜鹊是杂食性鸟类，食大量害虫，如蝗虫、白蛾、金龟甲、蛱蝶、地老虎、蝉和螳象等。灰喜鹊，更是松毛虫的天敌。

林子多了是好事，也是难事。光是虫害就令林业部门的人头疼了，尤其是美国白蛾。虫害严重时，树林从绿到黄，从黄到红，像被大火烤过一样，成片枯干，遍野焦枯，被称为“不冒烟的火灾”。人工捉，喷药打，甚至出动飞机喷洒农药，也无济于事。全国每年虫害给森林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600多亿元。近年来，在外地杨树虫害大面积发生的情况下，东阿县的杨树却安然无恙。什么原因呢？喜鹊的功劳。一只喜鹊一年能吃掉1500多条害虫，可控制50至100亩的林子免遭虫害。喜鹊，是十足的森林卫士呢！

鸟巢是东阿林子里一道别致的风景。据调查，1998年之前，鸟巢少得可怜，2002年，平均每平方公里有鸟巢5个，到2005年，每平方公里有鸟巢25个，鸟巢总数至少在2万个以上。近年，招鸟工程也取得了显著效果。人工悬挂的2万余个鸟巢，鸟入住率达到36%以上。2006年，东阿县政府发布禁令：“凡有鸟巢的树，禁伐。”

一只，一只，又一只——三五只，八九只。喜鹊时而在田野的上空飞来飞去，拦截蚊虫，时而栖在枝头张望一会儿，随即飞起，飞越黄河，飞越大堤，向另一个地方飞去。它们引领着我的视线，忽高忽低，忽远忽近，仿佛我的心也随着它们飞翔的身姿，在天空中上下起伏。

王鑫是东阿林子里一道别致的风景。据调查，1998年之前，鸟巢少得可怜，2002年，平均每平方公里有鸟巢5个，到2005年，每平方公里有鸟巢25个，鸟巢总数至少在2万个以上。近年，招鸟工程也取得了显著效果。人工悬挂的2万余个鸟巢，鸟入住率达到36%以上。2006年，东阿县政府发布禁令：“凡有鸟巢的树，禁伐。”

一只，一只，又一只——三五只，八九只。喜鹊时而在田野的上空飞来飞去，拦截蚊虫，时而栖在枝头张望一会儿，随即飞起，飞越黄河，飞越大堤，向另一个地方飞去。它们引领着我的视线，忽高忽低，忽远忽近，仿佛我的心也随着它们飞翔的身姿，在天空中上下起伏。早上，东阿的绿色和喜鹊少得可怜。在老辈人的记忆中，只有满目的浑黄和肆虐的风沙。有打油诗为证：“大风一刮不见家，庄稼年年被沙压，一次风压进两土，白天不够晚上补。”

东阿地处广袤的鲁西平原，何来风沙？这里得说说东阿的历史和地理。春秋时期，东阿初属卫国，后归齐地。史书记载，三国时，曹植被封东阿王。在曹植来东阿“任职”之前，黄河就已流经东阿100余年。万里黄河十几道弯？大弯套着小弯，小弯甩出大弯，大弯小弯不计其数。虽然那时的黄河频繁改道，但也造就了沃野良田，并未留下沙患。直到后来黄河成为“悬河”，灾难也就降临了。从清代光绪到民国年间，黄河东阿段差不多一年半决口一次。上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引黄灌渠”、“引黄济津”、“引黄济卫”等输水工程的建成，东阿境内的渠首闸口发挥着巨大作用，每年输水量达几亿立方米，在把清流送给天津、河北等地的同时，东阿却把大量的沉沙留给了自己。到上世纪90年代末期，沙化土地面积已达70%，三成多土地已经严重沙化，到了寸草不生的程度。涉及村庄94个，人口12万人。

怎么办？没有别的选择——种树。东阿人埋头苦干，十年不止。老茧没有白磨，汗水没有白流，终于用绿色锁住了风沙。

绿色在东阿大地上一寸一寸地延伸着。1998年，全县造林9660亩，到2002年，全县造林29040亩。2003年春节还未到，天上还在飘着雪花。杜吉利和他的同事们就在各个造林现场用帆布搭起窝棚，当第一株树下去之后，紧张的春季造林就开始了。窝棚既是指挥部，又是宿舍，也是苗木浸水发放点。他们吃在窝棚里，住在窝棚里，夜以继日地忙活着。那些天里，正遇上倒春寒，有的人手脚冻裂了，嘴上起了泡，嗓子哑哑了，但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

年底，县林业局统计，2003年，全县造林18.2万亩。其中，营造了1000亩以上的丰产林10处，500亩以上21处，200亩以上的30处，共建高标准绿化通道26处，绿化沟渠56条。2007年，东阿被全国绿化委员会授予“全国绿化模范县”的称号。此后，东阿县造林热潮迭起。公司造林，部门造林，合作造林，股份制造林……到2009年6月

“喳喳！喳喳！喳喳喳！”这是喜鹊的叫声吗？是喜鹊。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似乎对喜鹊的叫声也渐渐生疏了。不过，在东阿的地界上，视野之内必能看到喜鹊。这里果真是喜鹊的世界啊！村舍旁，麦场上，天空中，林子里，水渠边……到处都是喜鹊的身影。东阿人生活的每天都有喜鹊和喜鹊的叫声相伴，甚至在梦中。

2005年，东阿县被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命名为“中国喜鹊之乡”。据县林业局局长杜吉利介绍，东阿现有喜鹊20余万只。一说到喜鹊，他的脸上就挂满喜悦。那是他心尖尖的鸟啊！在民间，喜鹊象征着好运和吉祥。俗话说：“喜鹊叫喳喳，喜事来到家”。喜鹊叫时翘头，同时尾巴也随着叫声上下翘动。它的尾巴坚挺而灵巧，就好像木偶戏中有人在尾巴下面扯着线一拽一拽似的，甚是有趣。喜鹊是杂食性鸟类，食大量害虫，如蝗虫、白蛾、金龟甲、蛱蝶、地老虎、蝉和螳象等。灰喜鹊，更是松毛虫的天敌。

林子多了是好事，也是难事。光是虫害就令林业部门的人头疼了，尤其是美国白蛾。虫害严重时，树林从绿到黄，从黄到红，像被大火烤过一样，成片枯干，遍野焦枯，被称为“不冒烟的火灾”。人工捉，喷药打，甚至出动飞机喷洒农药，也无济于事。全国每年虫害给森林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600多亿元。近年来，在外地杨树虫害大面积发生的情况下，东阿县的杨树却安然无恙。什么原因呢？喜鹊的功劳。一只喜鹊一年能吃掉1500多条害虫，可控制50至100亩的林子免遭虫害。喜鹊，是十足的森林卫士呢！

鸟巢是东阿林子里一道别致的风景。据调查，1998年之前，鸟巢少得可怜，2002年，平均每平方公里有鸟巢5个，到2005年，每平方公里有鸟巢25个，鸟巢总数至少在2万个以上。近年，招鸟工程也取得了显著效果。人工悬挂的2万余个鸟巢，鸟入住率达到36%以上。2006年，东阿县政府发布禁令：“凡有鸟巢的树，禁伐。”

一只，一只，又一只——三五只，八九只。喜鹊时而在田野的上空飞来飞去，拦截蚊虫，时而栖在枝头张望一会儿，随即飞起，飞越黄河，飞越大堤，向另一个地方飞去。它们引领着我的视线，忽高忽低，忽远忽近，仿佛我的心也随着它们飞翔的身姿，在天空中上下起伏。

王鑫是东阿林子里一道别致的风景。据调查，1998年之前，鸟巢少得可怜，2002年，平均每平方公里有鸟巢5个，到2005年，每平方公里有鸟巢25个，鸟巢总数至少在2万个以上。近年，招鸟工程也取得了显著效果。人工悬挂的2万余个鸟巢，鸟入住率达到36%以上。2006年，东阿县政府发布禁令：“凡有鸟巢的树，禁伐。”

底，东阿森林面积已达56万亩，森林覆盖率由10年前的12.5%飙升到现在的47%。沟渠路旁，田头地埂，能长树的地方，全部种上了树。

当东阿有了可观的林子之后，杜吉利开始思考一个问题：能造林的地方都造上林了，林业就此该画上句号了吗？不能。他想，树林越长越高，树林下边的空间越来越大，难道这个空间不能做些什么有用的事情吗？如果能种出有价值的耐阴植物，不仅能增加效益，还能增加生物多样性呢。不是更有利于林业成果的保护吗？不久，他赶往北京请来药用植物专家郭顺星。经过认真踏查和取样分析，认为东阿林间空地大部分是漏土、漏水、漏肥的“三漏”土壤，除了耐阴喜沙的植物外，基本什么都不会长，只能叫天麻。

于是，一个喜鹊叫喳喳的早晨，首期天麻种植技术培训班在林业局的会议室开课了。世上无难事，只要肯钻研。很快，蜜环菌被培养出来。终于，林下种植天麻，在东阿获得成功。

我忽然想到那句话：历史，是可以创造的。而在历史的背后是人的身影。

林子给老百姓带来了哪些效益？在姜楼乡广粮门村，我见一户人家在盖新房，房顶上有几个光着膀子的人正在翻烟囱。新房临街，一打听，这是

准备用作对外承揽焊接的门面房。见我们来访，主人赶忙从房顶上下来，热情地把我们迎进屋里，端上茶水和瓜子招待我们。

主人告诉我，他家有10亩杨树林，是1998年种下的。树种下后，他就去东打工了，在建筑工地当电焊工。我问他，原来就会焊接吗？他说，不会，是在工地上跟师傅学会的。他很刻苦，边打工，边学习，竟考取了中级焊接工技术资格。如今，家里收入的主要来源是木头，已经轮伐了两次，一亩杨树能卖5000元。再加上揽的焊接活儿，也能赚一些钱，贴补家用。前几年，他的小儿子得了脑瘤，动了两次手术，花了十几万元，靠的都是卖树的钱。现在，他的小儿子已经完全痊愈，正与一帮小伙伴在院子里玩耍呢。他说，当初如果不是种树，孩子也许没救了，也就不可能有时间出去打工，出不去，就不可能学到焊接技术。现在，他养了3头猪，12只鸡。车库里，还有两辆车：一辆是邦德摩托车，一辆是东昌牌的小四轮农用车。

广粮门村位于黄泛区，原来种小麦，一亩地打不了几十斤，年年闹饥荒，很多人都逃荒到东北去了。村里的

变化是从种头一茬树开始的。种的树都是杨树，全村有5000亩，7年轮伐一次，伐后再种上树，头两年还能间种西瓜、花生、黄豆。现在村上每年林木收入都在400万元以上。“3年的树是柴，5年的树是银，7年的树是金”。有了钱，村上就可以搞一些公益事业了：修路，开水渠，建小学校，建老年文化活动室……

傍晚，我在东阿广场散步，看到广场上的“地标”竟是3只振翅欲飞的喜鹊艺术造型，它们相拥相抱，嘴角相叠，直指苍茫的天空——这是否象征着东阿和东阿人的某种精神呢？

“喳喳！喳喳！喳喳喳！”广场上，三五成群的喜鹊在觅食，忽起忽落……远处，一群老年人在扭着秧歌，咚咚的鼓声时而盖住了喜鹊喳喳的叫声，喳喳的叫声时而又盖住了咚咚的鼓声。此起彼伏，飘飘荡荡。喜鹊和喜鹊的叫声已经深深地嵌入到东阿的地域文化中了。

“我来自中国喜鹊之乡——东阿。”这是东阿县委书记王伟华去外地开会作自我介绍时，说的第一句话。她说：“东阿是出产阿胶的地方，东阿是生态宜居的家园。”常常是话音未落，人家就送给她热烈的掌声。“东阿是个充满机会的地方，你们不到东阿，也许是东阿的遗憾，但你们不到东阿看看喜鹊，不听听东阿喜鹊的叫声，你们会遗憾终生”。一双双眼睛看着这位颇有风采的女县委书记，她提高了声调，大声说，“你们可以不相信我说的话，但你们要相信20万只喜鹊所作的选择。”县长刘国强说，东阿正在申报国家级黄河森林公园，以生态旅游拉动经济，促进保护，是我们要做的下一步工作。

印第安人敬奉大地为生命之母。他们认为，大地上的各种生命组成了一个有灵性的生命之网。每一株树，每一只鸟，每一个人，都是无形的生命之网上的一个小小部分。东阿的林子都是人工林，看到这些林子，你会对那些种树人油然而生出敬意！在一定意义上，他们就是用双手编织着大地的梦想啊！

那个梦想中，有喜鹊吗？当然。“喳喳！喳喳！”我不知道，在我们这个星球上，除了东阿还有什么地方有这么多的喜鹊呢？

“喳喳！喳喳！喳喳喳！”这是喜鹊的叫声吗？是喜鹊。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似乎对喜鹊的叫声也渐渐生疏了。

不过，在东阿的地界上，视野之内必能看到喜鹊。这里果真是喜鹊的世界啊！村舍旁，麦场上，天空中，林子里，水渠边……到处都是喜鹊的身影。东阿人生活的每天都有喜鹊和喜鹊的叫声相伴，甚至在梦中。

2005年，东阿县被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命名为“中国喜鹊之乡”。据县林业局局长杜吉利介绍，东阿现有喜鹊20余万只。一说到喜鹊，他的脸上就挂满喜悦。那是他心尖尖的鸟啊！在民间，喜鹊象征着好运和吉祥。俗话说：“喜鹊叫喳喳，喜事来到家”。喜鹊叫时翘头，同时尾巴也随着叫声上下翘动。它的尾巴坚挺而灵巧，就好像木偶戏中有人在尾巴下面扯着线一拽一拽似的，甚

是有趣。喜鹊是杂食性鸟类，食大量害虫，如蝗虫、白蛾、金龟甲、蛱蝶、地老虎、蝉和螳象等。灰喜鹊，更是松毛虫的天敌。